

茶与禅，是东方文化的“双生花”。它们一起生——茶饮诞生的年代，也是“禅”诞生的年代；也一起长——有茶即有禅，有禅即有茶，二者不可分。如此过程，跟佛教所云“戒、定、慧”无二。也因此，茶与禅结合得尤为紧密。宋之后禅宗兴起，茶事更兴，二者互相渗透，丰富各自内涵。宋时诸多禅宗著作，如《指月录》《五灯会元》《景德传灯录》等，禅不离茶，茶不舍禅。仅《景德传灯录》一书，说及僧徒传承之间以茶传法的事例竟有六七十处。很多关于茶的公案，都是日常生活中的小事，诙谐幽默，暗隐机锋、意味深长，能瞥见禅的衣袂或影子。

什么是公案？就是禅师之间谈佛论道的对话，场景对话重现，有点像《世说新语》。因为谈佛论道，很多时候晦涩难懂，难辨法理，就形成公案了。比如这样一则故事：

马祖道一刚开始学佛时，也是坐禅的。南岳怀让去禅房看他。怀让问：年轻人，你在这里坐禅，究竟图什么？

道一说：成佛。

怀让便找了一块砖头，在墙上磨起来。

道一问：和尚磨砖干什么？

怀让说：做镜子。

道一问：磨砖岂能成镜？

怀让说：磨砖不能成镜，坐禅岂能成佛？

道一问：那要怎么样？

怀让说：牛车不动，该打车，还是打牛？你自己好好想想，到底是要学坐禅，还是要学做佛？如果学禅，禅非坐卧；如果学佛，佛无定相。像你这样整天坐禅，这不是学佛，是杀佛。

马祖道一如醍醐灌顶，一下子明白过来。

很多公案，无头无脑，让人看得不知所云。为什么会如此？问得没段位，一看就不是“明白”之人。回答之人懒得“鸡同鸭讲”，或者随便回答，或者胡乱回答，王顾左右而言他，自然也形成“公案”。理解禅的故事，不能从字面意思去理解，而是要深入到文字之外的语境。

语言，是有表层意思，也是有深层意思的。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以为人类的大脑中，有着先天的语法机制，也就是普遍语法；语言有表层意思，也有深层意思；有言语之中的意思，也有言语之外的意思。人只有充分认识语言的先验性和复杂性，才可以进行更好的表达。这些，是以现代方式逻辑严密地加以阐述。那些公案，则是古典的、简略的、相通的方式加以阐明。诸多禅宗故事，记录的是语言的表面意思，至于深层次的意思，必须得根据情境，去苦思冥想慢慢悟。

所谓禅意，从语言的角度来说，就是将意义隐藏在语言文字之外，否定语言的“桥梁性”。

“禅”，不相信语言和文字，也不怀疑语言和文字。语言和文字很奇妙，怀疑它，反而有好的语言，也有好的文字。跟禅意相关的诗，都是好诗；跟禅意有关的文字，都是好文字。欣赏禅意，得有禅心，觉知到互动才是，如糖遇到舌头，甜之味才能觉察到；遇不到味蕾饱满的舌头，再好的味道，也是白搭。

乔姆斯基还有一个观点：语言并不是为了交流而产生的，而是让人类通过它，在大脑中把过去与未来连接起来，形成一种可感知的存在。语言，是“上天”对人类的垂青吗？

茶诞生之后，被人们赋予意义，被认为是有德之物，利于丛林修持，最终由寺院生出茶道。可是茶本身，是无道德意义的，只是给世间一面镜子，让人们自己去想象。佛教传入中国，与本土文化相结合，发展成为独具特色的禅宗。禅宗纯粹，禅即佛心。和尚、居士日常修持之法就是坐禅，要求静坐、敛心，以静生定，以定生慧，最终达到涅槃境界。坐禅的姿势须头正背直，不动不摇，不偏不倚，经常一坐就是很长时间，甚至可以达几个月。坐禅是需要体力和精力的，茶入寺院后，给予人力量，不仅让人静坐不昏沉，还培育了由内到外的愉悦感。出家之人不知道，以为茶中有神奇的力量，试图擦亮这一面“镜子”，助己进入禅定的觉悟境界。

与此同时，佛家淡泊宁远的人生态度，抑欲忌荤畅素的饮食要求，也与茶保持某种精神性的相通。茶与僧，随即结下不解之缘。于是，茶禅互为印证——茶可以印证禅，禅亦可以印证茶；彼此之间，是对方的清风，也是对方的明月。



安徽册页

南溪南

许若齐

同为徽州千年古村，南溪南虽然没有西递宏村、呈坎那样古风织，古韵悠长。

地面上拿得出的老宅子少了一点！那几个村子，放眼望去，都有些“粉墙矗矗，鸳瓦鳞鳞，棹楔峥嵘，鸱吻耸拔，宛如城郭，殊足观也”的气势。南溪南地处新安江南岸，距中心城区仅十来里地，水陆两路片刻抵达，焉能抵挡经年累月的拆建？

古建还是有一些的，分布东西南北：村东明代茶园石牌坊群，西面招财进宝的“财神庙”，南面“长寿乌龟驮石碑”，北面的水口；还有距今近 1200 年的“萧江一世祖”墓、圣旨碑、明代大石狮等。

村里还保留一幢明代老屋，据说原有 12 栋楼房，13 个天井。这 13 个天井皆“四水归堂”，楼房呈井字形组合成一个整体，各楼房之间均有门和走廊相通。下雨天不走半步雨路。

况且还有“龙光”“覃恩”两座高高大大的明清时期大石坊屹立在村口。“龙光”牌坊高 12.6 米，宽 9.5 米，呈四柱三门冲天式，建于明代万历 40 年，距今有近四百年的历史。“覃恩”牌坊长 13.4 米，宽 9.6 米，建于清代康熙癸未年间，距今也有三百多年历史。

南溪南不乏传统村落的鸡鸣狗吠，炊烟袅袅。去屯溪打工的人晨出夕归，晚霞满天时，回家的摩托车（电瓶车、小三轮）在村道上滚滚如水，当年牵牛荷锄暮归几成绝版。这里的白天是安静的，“潜伏”在一条条街巷里的豆腐坊，依然忙碌非常，一直到夜半，从而使南溪南成为闻名遐迩的“豆腐村”。

做豆腐，与打铁、撑船并列为三大苦事。南溪南人乐此不疲，纵有传统使然，盈利亦是驱动力。南溪南豆腐产业始于明末清初，至清朝嘉庆年间已形成“上盛泰”“下盛泰”等豆制品品牌，享誉古徽州，发展至今，村内现有豆腐作坊 23 家，从业人员 200 余人，年产值 3000 多万元，豆制品在黄山市中心

城区市场份额占有率达 70%。

有意思的是，见不到一家豆腐坊在家门口大张旗鼓兜售自家产品，皆低调行事。进去一问，做的都是定单生意；当然，你逛完了村子，可以顺手买点，算是不虚此行。

倒是村里的主事者很张扬。粉白的墙上，关乎豆腐的画图文字比比皆是，几成一景。有趣的是对徽州的豆腐家族，都以“三行诗”一一咏之，让你一目了然，会心一笑。

如豆腐干：在夹缝之间，拼尽一身力气，只为做有劲道的自己。

又如豆腐乳：我在时间中对抗时间，在发酵中重构自己，最后，热烈地奔向你。

不知道是谁的大作。

这里还有个“洋女婿”，美国人卓文。他在这里开了一家披萨店，取名“卓文的小食堂”。因为喜欢徽菜与徽文化，他将传统徽菜融入到了披萨里，做出了“臭鳊鱼披萨”、“毛豆腐披萨”。

这是一种混搭，有人说这是“爆改”。

小食堂在村北的新安江边。地方不大，一个袖珍的中西合璧的美食世界。轻快的吉他旋律，熙熙攘攘的打卡游客，空气中弥漫着臭鳊鱼和披萨融合的独特香气。这位卓文，正身着一袭中式围裙，俨然大厨，在厨房里有条不紊手法娴熟地操持着业务。

他如是说：在这里，我尝试将西餐的元素融入徽菜之中，创造出既有徽州风味又不失西餐特色的新菜品。披萨是个很有包容性的食材，臭鳊鱼又是徽菜特色之一，两者结合一定很有趣。

这一段新安江由西向东，与南溪南相向而行。往前就是美丽的花山风景区。由于在挡水坝下，与坝上水面开阔平稳不同，水势与江岸皆呈现出原本的自然状态。水量充沛湍急，河滩青草萋萋。有钓人立于水边，放长线垂钓，神闲气定地等愿者上钩；几只白鹭则在湿地里低头觅食，一头黄牛慢吞吞地走进画面。

遗憾的是没有西溪南沿河十数里密密匝匝遮天蔽日的枫杨林，不然就是第二个“绿野仙踪”了。

南溪南不少人家有菜园子，房前屋后几畦青翠碧绿，有妇人担桶浇水施肥，用的是传统的长柄水勺，挥挥洒洒出一道田园风光。“一庭春雨瓢儿菜，满架秋风扁豆花”，自己吃得绰绰有余，清晨起个早，去菜园里砍摘下一筐子青菜辣椒豆角黄瓜什么的，开着电瓶车去屯溪赶个“露水集”。菜不多，却也码得整整齐齐，清清爽爽，水水灵灵，就在菜市场外的路边卖，当然是顷刻告罄。

村里有一株柿子树，树高冠阔，据说“贵庚”百年，深秋时，熟透的柿子像无数点燃着的小红灯笼，密密匝匝，亦如一片酡红的云久久不散。

树的后面，是一面天然的背景画：高高矗立的马头墙昂然向天，斑驳的墙面，攀爬的藤蔓，无言地表达着岁月的沧桑……

未曾雕琢的风物（景），最能满足人的情绪价值。



本版配图 / 溥儒